
小白花集

許 池

大道印刷廠印行

許
池
著

小
白
花
集

中文集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小白花集

著者 許池

發行者 許池

印刷廠 上海印刷廠

紙張 國幣

售價 0.20

序

劉君說，我確是一個後來者。在數得清的三千多個日子裏，我讀，我寫，我歸納……也許是生性如此，凡是對我寄與了多量的偏愛和珍視，而對於自己的作品，這是很順乎人情的。我愛它，讓每個幸福底母親愛撫她們自己為嬰兒、縱情，而且毫不勉強地。

但，決不是說自己的小詩就已到達到某一個階段了。縱然在音節和排列方面，許多朋友都給予過我過分的獎勵，可是一切都拋不過事實，三千多個日子底血與汗，沖積成的經驗與情感底河頭，再長，再寬，也不會大得勝過一條溪流。好在未來的日子更多，還有許多數不清的東西可寫，可寫，可歌……

作品的早熟，有時很可說像「神童」似地夭亡。但我反對那些經驗論者，一個英雄和一位更老，同樣地活了四五十年，可是他們底成功就不可較量。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生活背景，生活方式，能力、智慧……所以對於我的這幾首小詩，沒什麼可以介紹，不過，我總相信，決不至於是一般比較壞些的幾首。

印集子，決沒有任何野心，不過是想讓愛讀的人讀得更方便些而已。稿子的散失在我已經是夠心寒的了。「我們底領」在贛縣開始排印，野獸們底蹄子就踐了過來，結果是底稿也給弄丟了。其餘，一些零碎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過底剪稿、和散文，小說的命運一樣，在敵寇撤故鄉的時候，化成了灰燼。

這幾首，帶在身邊隨時寫下來的幾首，自然不是我頂滿意的，但我不能再不悉心地看管了，印集子的動機就是這樣，藉着吳曼君先生和閔元昭兄的協助，整理一下就付排了。

最可惜的是一首「山底思翁」，和題首「江湖曲」都一時無法找到底稿。前一首北國的情調很濃，後篇章自己認為也還滿意，可是都沒機會排進來。這「詩集子」賣不出去的中國，有人買了它，總會逐一首都略到的。因為讀詩的人，無論怎樣，對詩總是有些偏愛的。同一篇，詩集子裏，集子底題名是好幾個朋友的共同意見，因為這裏有幾首抒情詩都有「小白花」的句子，大家開玩笑地就叫「小白花」吧！如果這一本小書真的能像「小白花」一樣，雖然是小，雖然香氣是那末淡薄，卻惹人歡喜，也就足夠了，我這樣地希望着。

許地山 一九四五 十二月 吉安

目次

野寒	一
帽上	三
靈天三章	四
大地的夢醒了	六
宵愁	八
懷舊兩章	一一
發綠的全都憔悴了	一四
未定章	一七
無題	二〇
河水靜靜地流	二二
送別	二七
要唱的歌	三一
祖母卻生活得更年青	三三
馬	四〇
腳	四四
浴着陽光	四八
飯下篇	五〇
該笑的日子	五九
收穫底季節	六三

郵差

背着信袋

背着千百個人的思念與叮囑
綠衣的郵差

往來喧囂的街頭上

寂靜的小巷中

他熟悉每一號門牌

每一扇用手敲打過的門

但他卻難於記憶——

一些收信人底臉孔

一些浮現在臉孔的喜怒

與哀樂

踏着平穩的步伐

像他的命運一樣

永遠不會有什麼改變

平板得如圓一塊花崗石
冷硬而又堅酷

給人們帶來了希望

自己的希望

印在腳步與歲月裡凝結

敲打得鐵色

遠遊的孩子久久沒有信來了

珍惜書市一封直達地寄來底函件

從另一個浪子的父親或母親臉上

謹慎地拾取這些透涼了底慰藉

永遠沒有春天

綠衣底郵差眉宇間整年緊壓着冬霧

祇有一次

他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

從信封裏抽出了粉紅箋

又害羞地插回去

這使他聯想到寶淑底亡妻

第一次收到他應情書時

浮上面頰底喜悅

橋上

佇立在橋上

讓淙淙的流水帶去我底愛戀

那淺藍色底愛戀啊！

緩緩地飛過的雲花

緩緩地飛

而在歲月內浸漬中

我心底的藍天

已掩過了烏雲

順着水流

哼着些不知名的軟語

搖櫓

給向外婆家

借母親的兩鬢也快白了

祖母是早就去世

穿襖褂的快愉

在記憶裏祇留下苦痛

妄想在那邊有流淚女郎底笑

下河沿的石級都插滿了枯草

河岸是荒蕪得太荒蕪了

淺藍色的記憶是憂鬱的

橋上野生的小雛花又放了呢？

折一朵盛開的花罷

淙淙的水流聲中

重又喚到

童年日子底香郁

藍天三章

同題三首

白雲

棉子植在泥土裏
而花朵卻綻開在藍天
對風是一種煩厭底障礙
陽與饑寒人們的則永遠是一種
殘忍底誘惑

風

給大地清掃落葉
寫藍天潑洗埃塵
當西風捲過去又捲過去的時候
孩子們都仰頭向上
「天高得透頂呢
沒一朵雲花」！

雁陣

隨著閃動的羽翅
是寥氣……
多少朵鮮花在鳴聲裏憔悴

多少個憶念

沉落了

重又飄浮

還游底浪子還不歸來？……

去年窗前一全春月的人

渺無音信……

大地底夢醒了

當泥上的胸肺

迎着朝陽 冒出了冷霧

大地底夢醒了

是一個蔥綠色的夢

雖然，小白花仍舊回味着

初夏陽光的第一個甜蜜觸吻

可是春天畢竟去得太遠了

一陣西風吹過

百草都凋零了

春天以熾熱的手法繪之地氈上情熱
於是蝴蝶追著蝴蝶

蜜蜂尾隨著蜜蜂

豐饒的草原是一個蔥綠色夢囈
在夢裏浮沉著的

是柳絮和綠波

薔薇和夜鶯……

而夜鶯確是被謊騙了

在秋風給帶來了寒氣的初頭兒

薔薇花就微笑給夜鶯看過的笑

迎著飛雁

薔薇花沉浸在蔥綠色的夢裏

因此，他誘惑過夜鶯

而春天畢竟是去得太遠了

南歸的雁陣是再不會駐足得較長久

隨著寒風來的將是潔雪

薔薇花早該枯萎了

在北溫帶的土地上

是不可能有的

用心血染紅花朵癡癡情的夜暮

大地的夢醒了

幻想和冀望和蔥綠色底夢一同失去

時光從生蹄下沿着翻潤的泥土悄悄地溜走

犁鋤和田畝攜手的日子近了

不是嗎？

冬耕的氣氛正濃呢？

青 愁

荒蕪了的綠色又更新了

癡解底青風

吹軟了

細柳底纖腰

說是桃花不會開得這麼早

而倦樂兒

却懶懶在夜裏偷放

故鄉院前的小桃樹該早開了罷

——是否仍和往年一般地盛旺？

孩子們灰色的瓦片風箏

是會撒打什自審問的

但這裏的春風却更顯得柔細些

驚天上

沒見過任何一個孩子的小紙鸞

然而這裏的孩子却是幸福的

頑皮的小弟弟

在故鄉中也祇能苦着指頭

望着不自由的晴空出神

今年的燕子來得更早些

兒時，聽說過一個有趣的故事

「『燕子是會傳信的』」

南來的燕子啊

告訴我，

年邁的祖母是否康健如舊

告訴我

頑皮的弟弟是否仍舊健壯

池塘裏的小魚繁殖得更多些了吧

那後山的山茶花呢？

而從另一個來自故鄉底陌塵人的口中

我却承受了太多的悲哀

祖母不堪敵傷底磨折

而悵然逝去

小弟弟病得再也打不起精神

門前的院落荒蕪了

槐樹下

積土了

成堆的

滿洲馬底臭囊

往昔底歡笑

如骨，是刺痛我心弦的歡笑

鮮活的快樂

如今，是激起我悲憤的快樂

如果，春天啊！

妳不會嫌我太卑俗

我將再爲妳歌一曲

像兒時一樣

但決不會是騎在牛背上的

「獨尊曲」

我是什麼太多的激憤啊

……我還要

一匹慍悍的馬

一把，

鋒利的刀」。

懷舊兩章

一。

記得！妳扣在衣襟上底磁玫瑰